

今年6月,宁波市文联12个文艺门类奖隆重出炉,在文学、戏剧、音乐、舞蹈、书法、美术、摄影、曲艺、民间文艺等9个门类共评出10名成就奖获得者。本报将对这些在宁波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进行逐一报道。本期推出第九篇宁波市戏剧奖·成就奖获得者应礼德的人物专访。

我是一个爱戏曲爱到骨子里头的演员

——记宁波市戏剧奖成就奖获得者应礼德

◎ 特约记者 陈 醉

约应礼德采访,是见缝插针式的,前前后后调整了好几次时间。

“今年正好八十岁,今生就为戏曲忙咯!”见记者一脸诧异,应礼德用甬剧独有的戏曲腔,悠悠地补了一句:“舞台是离不开了!”

11月24日,作为表演担当与艺术指导的应礼德,刚忙完母校鄞州中学校庆,趁着他短暂休整期,我约上了采访。在这之前,他正“闭门”潜心打磨一个原创的甬剧小戏作品,从剧本到演员到表演,刚刚落定;在这之后,一台新戏剧还等着他导演……

这满满当当的日程,让人很难将之与眼前头发花白、从宁波甬剧团退休20多年的老艺术家挂上号。

“一波三折” ——离不开的舞台

“我就是个爱戏曲爱到骨子里头的演员。”应礼德这样定义自己,即便他的头衔远不止此!

应礼德,宁波甬剧团资深导演、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导演学会会员、宁波市十一届政协委员,但他最喜欢别人喊他“戏曲演员”。



戏曲,对于应礼德来说,有种宿命般的缘分。

1942年10月,应礼德出生在上海。彼时的上海滩就是“东方百老汇”,南北方各地戏曲交汇于此,全城涌现出多达百余家的戏院剧场,孩提时代的应礼德经常跟随母亲听书看戏,听得最多的是越剧。

“舞台上,戏曲演员的手眼身法步,无一不让我觉得新奇又厉害!”也是从那时候起,一颗种子悄悄埋进应礼德的心中。

后来,应礼德随母亲回到故乡宁波新尖漕村生活。不曾想,乡村朴素的土壤,彻底激活了他耳濡目染埋下的戏曲

种子。“我印象很深,村里没啥文化活动,每次有戏班子到宁波,村里戏迷就会走20里路去看戏,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应礼德说道。有戏迷,就会有舞台。可村里没有正经的舞台,大伙便把打稻桶翻个个,盖上木板当舞台,没有戏曲服饰,就用纸剪出花饰贴在长衫上。“我当时演小许仙,白帽子用纸板做,帽沿一圈贴的是地里刚采的棉花。”

这个嬉笑打闹的“舞台”,成了应礼德儿时的“玩具”,也成了戏曲萌芽的土壤,几年后,他作为宁波唯一入选的男生被招入“绍兴市绍剧训练班”,开启正规的戏曲启蒙。

应礼德以为自己拿到了正牌“剧团”入场券,此生可以与戏相伴,可没想到,一年后,他因发育倒嗓,唱不了声腔较高的绍剧,被迫放弃。“真的很沮丧!”应礼德回忆道,他回到宁波鄞县一中继续学业,因为太热爱舞台,在学校里也千方百计争取机会上台,“演小品、演小戏、唱歌,啥都干!”

幸好命运再次转折。1960年,宁波市民间歌舞团筹办,应礼德被选中担当男高音表演者,半年后,他又被宁波甬剧团相中,最终把人生锁定在了甬剧的舞台上,一演就是半个多世纪!

“一人千面” ——演活所有角色

甬剧,宁波的地方戏,刚入宁波甬剧团,应礼德感觉一切又归“零”了!

“唱过男高音,反而成了唱甬剧最大的坎!”当时的应礼德,急在心头。戏曲和歌唱,在唱腔上有很多细微的区别,同



样是“哆来咪发”,旋律一样,用歌唱腔和戏腔表达的味道就不一样,这就像一个人的小习惯,纠正起来非常难。

而且,甬剧又不同于越剧等戏种。越剧旋律舒展,相对比较好把握,而甬剧更像是戏曲界的“rap”,要在说中有唱,说中有旋律,这就非常考验唱功了!

不进则退!“那段日子,压力是铺天盖地的!”应礼德回忆道,不过庆幸的是,他有两位好师傅黄君卿和王文斌,帮助他一字一句抠唱腔,有时候,一句唱腔就要练上一个月时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年多下来,他终于顺利地从小声唱法转到了甬剧唱腔,形成了高音亮丽挺拔、低音宽厚舒展、吐字清晰有力的鲜明的唱腔特色,被美赞为“弹簧喉咙”。

像甬剧《雷雨》中,应礼德饰演的是道貌岸然的周朴园,靠他的“金嗓子”,刚出场那几句,就唱得回肠荡气,震慑全场。



应礼德版的“周朴园”,至今还被很多戏迷津津乐道,评价是:“不怒而威,演出了周朴园的阴鸷和霸气,也演出了这个虚伪、道貌岸然的人内心深处那丝未泯的人性!”《日出》中风流倜傥的青年方达生、《半把剪刀》中见利忘义的徐清道、《沙家浜》中阴险狡诈的刁德一、《双玉蝉》中被逼无奈的曹父……应礼德演“活”的角色,数也数不清,有沧桑须生,也有英雄君子,还有卑微小人等等。

一人演“千面”,在应礼德看来,这不是天赋异秉,而是用心积累生活经验。好的戏,就来自生活。

应礼德塑造的另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是《半把剪刀》中见利忘义的徐清道,这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而当时饰演他的应礼德也就30出头。为了演“活”老人戏,他一有空就到社区里观察老人,没事,他还会跑到田间地头、跑到街头巷尾体验生活,正是这种生活中的处处用心,让他在表演上张弛有度,分寸拿捏得极好!

“双向奔赴” ——创导“一出好戏”

应礼德跟很多戏曲演员不同,排练的间隙,他几乎不去休息,不是坐在台下观察别的演员演戏,就是凑到台下导演身边,听他讲戏,看他排戏,还边琢磨着为啥这么分析剧本、怎样处理舞台节奏……

都说“演而优则导”,在应礼德身上,演戏和导戏不只是水到渠成而为,更像是一种由喜爱而生的“双向奔赴”。

很快,这个爱参合“导戏”又认真刻苦的年轻演员,被团里瞄上了。



初试“牛刀”,是甬剧《海港》,这台戏也开启了他的导演之路。从1988年至今,他已导演了《守财奴》《半夜夫妻》《秀才的婚事》等几十部甬剧,还拿下多个全国、省级、市级金牌导演的奖项,后来甬剧团60年的作品汇演中,满满都是他导过的作品。

“导演是演员的镜子,你怎么演,我反应在你看,我再启发你!”在应礼德眼里,导戏就是跟演员的灵感碰撞,往往火花不断,这也是应礼德爱导戏的原因。导的戏多了,应礼德心中涌现出了创作一部新甬剧的想法。“甬剧是方言戏,题材会比较局限,最适合的是家庭戏,像甬剧《雷雨》,人物比较集中,比较好表现。”因此,应礼德把创作的方向锁定在了家庭戏上。

应礼德的生活很有规律,不打牌,不喝酒,不喝茶,拿上一杯白开水、一张《新民晚报》,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和《梅兰芳戏曲理论》,也是他案头的常备读物。

正是在这张应礼德“天天见”的报纸上,有个栏目叫“夜光杯”,专门写民间故事,这给了他启发。于是,一个围绕家传“龙凤杯”发生的故事,在他的脑中酝酿。1990年,他动笔写下甬剧《龙凤杯》。2016年,这个剧本被搬上了舞台,由他亲自执导、设计唱腔,这是甬剧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编、自导搬上专业舞台的大戏。

“创导一出戏,可以把甬剧的表达、甬剧的特色传播出去。”“以戏保护和传承甬剧”,这也是应礼德领悟出来的艺术路径。也因此,从宁波甬剧团退休后不退“艺”,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了民间舞台的创排上,发掘和培养甬剧人才和小戏作品,在浙江每两年举行一届的新农村题材小戏汇演中,8年拿了四届的金奖,还辅导了两部业余作者的话剧搬上舞台。像参加全国群星奖比赛的《阿拉村里巧匠郎》,就是在他的建议下,加入了甬剧里的宁波话独白,不仅整个表演生动了,而且在无形中传播了甬剧因子。

从村里打稻桶上搭起的舞台,到真正的艺术舞台,再到民间的舞台,60年的光阴里,应礼德的舞台越走越宽!